

左忠毅公集

左忠毅公集三

桐城左光斗其之甫著

尺牘

回陳赤石師

生不喜得一第喜藉手以報老師老師復不以一第
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斗自惟
生平富貴之緣染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纔一動念
便有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迨欲

以道德剷除之而櫛柄不在我又未免爲浮沉混俗
之濫觴矣老師所謂真心降心憂世練世擇交深交
等語真舉世藥石尤切中生膏肓者請事斯語敢辭
不敏但書生兩孔入未深而出亦易乍入樊籠緣染
習氣自今方始不行不知其難不行不知其易吾斯
未信容得力後更有以報老師也湯老及翁太老師
皆推愛有加朱張兩門生亦各以所得一體者時與

切劇附聞

與徐岐陽

別時不及握手爲悵計四月可抵宛溪矣同門兄弟如老年丈自可自信信人弟亦不必作慰勞獎進語惟破除俗緣稍圖淨業久久之便覺得力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古人有言實獲我心願與年丈共勉之但弟與年丈鍾情旣深植緣自厚自非猛力未易破除寡之亦便得力矣拙卷二冊寄覽輒有附寄殷赤賓年丈煩覓便致之鴻順幸有以教弟

答周某

讀來教知仁兄愛弟甚狀亦芟棗之癖矣弟舊集多

漫滅笥中存者亦先後寄回家弟大約生平無時文之嗜其時寓目者惟十三科會狀而前則戊辰辛未丁丑後則己丑壬辰乙未諸君尤醉心焉下場固喜公安之蒼宛陵之峭白下博雅殆集其成取裁之富非試錄不可狀不無蕪雜要以當科者稍一披剝得其菁華足矣若馮宗伯典楚典燕及辛丑會試三錄便可不朽古文正不欲作碎鑽之學自家丘明及子長昭明選莊蕪外無雜嗜狀僅博一第亦復不須爾爾承問畧布其愚倘不重鄙夷容以暇日揮塵縱譚

之經書二刻未竣容呈教

寄阮淡字

去歲公車時則謂甘心門下者口相屬也已抵闕則
聞稱寃門下者又口相屬也迨竊第後稍稍得從薦
紳遊因得習其議論則飲甘心於言殆怒髮裂眦咄
咄而向者無已時惟言者亦實不能以身爲衆射的
尋復蚤夜悔禍蘘之甘心者轉欲見德矣彼實於門
下無求多所求多者彼中中丞耳謂是門下不能避
所愛而予所憎嗟乎士誠有可愛卽愛者無脛至矣

又安能挾必憎以往而以不周負子之術得當哉卽
甘心者自不能不轉憎爲愛矣又何避焉蒼生倚毗
正得之東山雅望側聞門下亦復不作深源舉止益
令甘心者媿欲死矣生與門下最晚出交淺不處深
言要於夙昔扶權拔濟者友亦不淺輒有原嘗之私
托之崖畧附劣卷呈教全希昭睿敝同年中州闊調
羹者念門下甚并附此道意

與張望雲太守

斗幸與門下生同里雖先後進不同狀同時親疎分

不同狀同氣類數者同矣又何不同焉惟是里中未
數數奉長者顏色迨通籍又不獲一字問居起似此
風馬安取粉榆是斗所爲私心惡奉教於君子者也
况懸魚在壁擾鹿依輪輿論孔歌正與鄉評合券此
卽千里百世猶冀若肩比若踵接而况同里同時同
氣類如斗者乎是用忘其疎遠輒有崖畧惟長者之
素青目人於昔豈其按劍小子斗於今拜楬以前神
已馳五羊城畔矣

答方魯岳侍御

當離政極壞商民重困天子特簡明公於休沐中急使前母亦惟是休沐中得靜觀天下利病一出而勝其任必不若隨世以就功名舉止允矣離政之福也離福而稱西北餉額之半省東南民力之半卽長蘆以往將遵畫一焉是門下一舉而蘇商息民振國家之急於淪胥以敷之際者福又不獨一離政矣方今裂背而爭者憂國以言分計而籌者憂國以心等憂也而大小虛實辨矣况門下養之於不爲面行之於無事者其爲憂又倍萬於恒奚啻處其大且實者哉

斗列得中行選除計在冬仲卑官初籍不應侈口言
天下惟昔授典刑於門下者豈云忘之且以真來者
未聞以賡往也

與凌某

名公以明德爲廩而稟天下之腹其於敝邑尤飽德
無量并鯁生亦屬在九里之淵焉何飲食人之無已
也感藉感藉苦旌節遠羈德教方逃不獲釋天子干
城爲嬰鳴友生惡是用怏怏耳覩顏拜覲聊附謝悰
洩雲朗月同此婁清不一

與林避高

君居西山南我居西山北登高順風可相及也不腆
酒資用助招呼之執亾妻荒穰託庇宇下其無不戒
於牧豎也臨發依依

與周聚九

悲哉之秋爲黥狀之別兼去住異踪他鄉送客風雲
無色失意離人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聞發輟定十二
矣詰朝過弟爲半刻之談何如

與張恂所

弟所邀德於君門者不可量亦不可報先是兒女之約甫申而欲焉報之固終無期矣不報所以爲大德耳郎君清姿粹品遠猷深心弟目中所見未有數數而棗艾之嗜亦若偶屬於不佞也殆不可知已生平自信未入堂與亦未入荆榛世趨之外別有自得得當郎君或亦在是狀學步於弟已卑矣所有劣卷房刻一二種固不敢不以獻也介旋勒此不謬

與戴玄升

去歲茲時則弟與兄胥疏山中也維日拈一菘心毫

爲腐而不衫不履日與村婦婆娑樹下且或以西隣
撲棗至勤呵辱不問新月方出杯酒取適意所得當
自謂無人長安春色應屈指平分而翎羽之分翔南
北也令人邑邑無已時非直以追隨之情生於習則
亦山河之異生於景矣別來生事窘束當亦甚有隨
緣無徇命自士人自處而此物與吾輩亦復不相能
濁其神者神去之固不當以彼易此矣弟曩爲士貧
而苦爲吏貧而甘等貧耳甘苦皆從見生也誠以爲
吏之心爲士又何苦焉方葉諸兄可與刃劇奈何當

身而失惟年丈猛自惕也徐侯長者舊知同袍情而弟且悉之其同籍三兄弟且一列名記存之矣當不至以涼德報而時事刻深之會大率以裁省不求人爲是耳

與胡玉筍

出都門之慘等也未有切於吾兄者惟弟策驢故智接踵有兄不窮烏足爲我輩哉狀弟雙白在堂百口在膝一不療饑之措大處於頰仰嗷嗷相向問重以時事刻深人情蕭瑟開口告人爲難闔門辟穀未易

至此而言奮發爲雄徒虛語耳朕不發奮而營營饑飽以自溷於朝夕是小夫之智而非丈夫所自處也弟意來春破累入城遊於方葉諸君以卒業未必不實神焉而恐年丈之終難決矣

答方魯岳

再辱手書慰誨提獎宛戀篤摯真仁者之言也館選偶爲名崇重負明德要以精白乃心靖其乃位何官不可致身豈必金馬纔堪托足哉且藉此虛名勉圖厚實又以不盡人之情者爲後享之地矣門下以爲

狀否前教職守性地稍不相宜鄙謂皆生於習耳性則何所不宜哉坡公有云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鳴裏江河鑿物之性常在飛砂走石之中靜中推求恒苦不見忽於鬧裏捉得些子吾儒所謂無入不得與經云實性不相違背似出一口政恐一向隨順無明全無欄柄以爲無入不得則其違背有不可言者矣門下所爲厭苦之意又烏可少哉不厭苦則不能照點自家此亦練習一法也敬因明問及之不自知躬之不逮甚矣彼中督學陳赤石老師有道氣可與商

確性命亦惡得海內素心人曾一悉門下虛懷矣風塵外交何可失此人乎

與范明臯孝廉

別來時覺縈懷及得手教韻語爲慰藉惟弟知兄至情重世情輕因以至情重世情此尊恙所自來也但能稍輕之而世情至情俱得矣倘亦弟勿藥之瘳乎弟與兄不同籍同臭味又同落落於骨肉間又同關切敢抒一二衷語新令君慕兄才品劇非弟所敢任齒頰者

與李公如楸

力田如吾兄而後鹵莽者收殆不可知如弟草草真鹵莽矣吾道之成是在仁丈弟與粵同籍者七皆謬推箸契每會未嘗不歎仰仁丈幸仁丈益自愛弟卽不與同籍又同聲氣矣是乃所爲真同也彭君來勸此君起心之弗遐音其母玉

與方本菴

曩習聞長者緒論茫如也及遠長者而若有思焉以斯知不遊煩濁之境不顯清冷之淵而門下之興起

後學易而有親誠而能動者可見於此矣易曰鶴鳴
在陰其子和之非有鳴者必不和狀使鳴者有心索
和而和者擬心以就鳴焉不成和矣斗爨之不知和
也無心也今之若有和也亦無心也豈鳴之感者有
不言之契耶今之號登壇者大率以有心之鳴索有
心之和者耳又况以鸞鳳之音而強梟鴞之和者哉
故不患不和而視所以鳴惟門下裁教士不必生同
時居同里千里百世皆在陰也願門下之時有以唱
之

與金高二師

由求卽才不應先夫子試政事也乃以政事付由求
夫子若身有之矣况其爲朞月三年者方未艾耶惟
是乍入畏途兼之冷局隨世則變塞爲羞建明則出
位爲罪日索米長安圖侏儒之飽苞苴竿牘學小夫
之智而已居卑貧自有道願老師終教之家君想日
其晤對諸所不逮勿恤匡扶

與吳靈麓孝廉

弟居恒謂有第而不盡才者矣未有才而竟不第者

也卽有之或其橫溢格外放浪爲高不則標賞意中
但取獨解又不狀則其潦倒志衰輒苦徙業而中廢
焉未有才而及格又方新方銳如仁兄而患不得當
者也最患貧爲祟耳要以丈夫自處亦不盡狀同袍
卽貧差強於諸生諸生不苦而同袍苦之乎凡此皆
生於受享之習耳若能破除俗累一意攻苦如諸生
時又何貧之祟焉草草如不佞弟洵不足數曾亦病
兄之病故輒以所自信者信兄幸吾兄益自玉以見
吾道之成也新令君向同倪姚兩兄力口之卽兄不

以借顏色爲光狀持向媿媿舉子業固知己矣

與張懷卿

斗獲分趨庭之餘得有今日因以不負長者勤施還
爲長者慰藉焉幸甚幸甚政恐猶子之歡不勝亾友
之慟耳君家玉樹參差相望天勤明德固未有涯而
吉人復以其旋之履考之或益之來有違且弗克者
矣斗十月例得中翰職聞此中頗闕而冷闕則可藏
拙冷則吾素也引分營職可幸無戾處卑貧自有道
惟長者時教之介旋勒此與居并謝前雅凜秋寒劇

伏惟自主

與盛菊泉方伯

海內誦明公休問甚盛斗得以枌榆之末代父老之
口亦自幸甚惟時事孔亟當宁髀拊不遑屬者五龍
竝起於田於潛而東山枕高北窻脚企殆非所以副
簡在而答蒼生卽斗一聞曹小吏竚望典刑有如饑
渴竊謂巢許可棄唐虞尼父不可棄春秋明公以爲
朕乎否也管窺不見天固好言天惟明公裁答

答吳觀我太史

桐纔如掌耳有門下及康侯安得復有不佞斗哉惟
末流易波今且及溺以失易得各不相爲非激論也
諸勿問不朽業三不盡係是政如大海一漚發耳認
取幻身執迷虛貴又介介辨位置崇卑且攘臂而爭
焉凌虛一塵羣蚋其搏以當慧眼可堪一噓果爾安
得康侯之劍不得雄而門下之不可彈冠志快也惠
教欲了塵相妙指妙音振我特甚竊謂了塵相易不
離塵相證實相難不証必不能了厭離求了已不了
矣門下於此久了了者自了了他作何終振之役旋

勸此起居并謝佳貺凜秋寒切伏惟自玉

與齊羣玉

蓋世有至文焉不知者不知之知者不深知之是可
惟也若夫不知者不知之耳曷惟哉且士又烏肯以
其所不知易其所知也世固終不乏深知者矣弟所
值名士無不首詢兄冤兄憐兄者弟謂有長技足信
不受憐有大物足償不受冤卽冤且憐者未嘗不心
折弟語也許靈長惡得神君去去桐纔一衣帶耳歌
秋風詞取太平路北裝有代束矣

與何虛白民部

人謂秘省閒就中料理自家事亦不閒乃半從馬筮
杯酒間消之餘則所至乞羞相逢稱貸而已閒局不
負官官乃大負此閒哉仁丈何以旦暮教之使不爲
悠悠者續勿第以青瑣皂囊爲後來妄想也門下素
心乍入熱途閒情遽投勞局似職守性地稍不相宜
弟謂不冷必不能熱不閒必不能勞若一向熱鬧勞
攘者到此一味糊塗矣至如陟屺心勞正須強以王
事賢勞解之耳未審管窺之幸有當否也新都潘生

極吳生師禹者先後各有東方之事又皆與季君夙
契鼯鼬之逕方喜似人于其叩闥或一使望塵爲德
若云以門下爲息壤而弟從與焉則舌有結矣不周
風凜遑徼尤切多方自玉

與徐肩虞父母

斗不肖獲於鴈行稱兄弟又得於宇下稱子民邀緣
厚甚撫心幸甚鄉人來者徵榮任期又間述初政不
第慶父兄子弟託庇二天卽桐之父兄子弟先後循
良踵接若久遊光天化日之下而忘其陰晦焉則何

以得此於天也。令兄竟借重南陵南陵去桐襟帶耳。又姑熟孔道而姑熟主人則項爲老時得借直指君爲德星之招焉。亦大快事。令貴邑喬訥翁眞長者。天若以此君代爲桐報之。獨弟濫竽冷局漫無建明。今日乞祭差明日乞葬。差日伺在任在藉之大老耽耽焉。殆學矢匠之術矣。可爲一咲。惟是引分營職就中亦自難報塞幸台臺有以終教之。

與孫鏡宇

俚語書卷上請政政所見如此不自知其謬也。幸直

教之別書純陽二詩扇頭以贈遠遊其云學道先學
貧弟與仁兄頗近之矣附青錢三百文少佐苾屨之
需歸來分丹砂少許療我恒饑如何

回房公

壯麗

不佞斗生平佩服典型如臨師保暫遠德星便欲借
重吳門而江右先得之至今猶懷悵悵水利一事不
佞以一片癡腸持此腐議不謂省直畧見舉行而且
先行于貴里不遠之則可借以風從此三輔之民得
脫枯肆皆老公祖明德之餘也不佞何功敢以爲謝

做差苦無多錢謹檄助伍拾金用樂厥成爲語曰曠子弟世世習之勿忘也役旋附復不旣願吐

回胡公思伸

天津屯田知久在台神且屢見批詳將旦暮見之行
事矣不佞東巡時復親往其地見平原沃壤一望數
百里且河渠溝塿疆理一一具在遂不禁神往議欲
復前人遺蹟以贊台臺新猷而不佞且代矣只得倉
卒具疏上聞且星馳請教就中加銜本道及改銜本
判權宜責成不得不如此諒台臺有同心也念此數

百頃者不過懷隆緒餘耳倘不以爲謬更得大疏一
言則事濟矣至盧判官卑任重心力可嘉而嫌怨不
少全惟台臺噓植之方得一心營幹此事耳

回董公

應舉

卜素仇殺重厓廟堂之憂知台臺處之定有勝算矣
犬羊爭骨未必非利但謹固桑土我自爲備不必問
之興衰可耳做差且竣將已倦飛敢再辱貴鄉
以爲大命羞乃雅懷則篆刻之矣

回薛公

國用

台臺方抵遼而長安得飽眠甘食皆明德之餘也
情未衰勝算未得識者有隱慮焉閱來教及書稿遠
猷鴻略具見一紙中此真經臺之忠臣也第其事地
方忠告自不可少恐悠悠不諒以爲同里同舟或有
異意脫有從中覺之而大事去矣不佞亦台臺之忠
臣也休戚實與共焉敢不忠告

與袁公 應泰

自台臺出關而廟堂安枕矣惟是氛方惡我氣未
揚局內人思登壇局外人多掣肘有一于此足以敗

事而况兼之此今日之隱憂也伏讀大教犁庭之舉尚難欲速台臺若已深握其肯綮者利害在身安危在手是非在心在口如近日城撫順收降請用人諸項似當據真見闡明白告之君父告之朋友不必一一照管也台之見以爲何如諸不旣願吐

回郭公之琮

縱陽循蹟巖壑壯猷如老年丈者當在龔黃韓范間求之也邇自東方匪茹各邊蠢動老年丈扼西以撼東攘外以安內其功尤不可及冲聖新猷勞臣異數

方來未艾惟益爲國自愛是望

回沈公珣

瘴區盜藪無日不爲年兄苦今且去天末而依光日
下矣清憇數月卽當叱馭而前共事冲主以佐時艱
母久優游里門也別諭矛盾者二讀之絕倒張少司
馬自奇男子跡其在黔則苗伏去黔則獸擾此老一
身係雪山輕重明矣按臣舊爲代天夜郎竊見漢大
故鼠子敢爾乃其下馬羅拜居湫張忠定遺意焉亦
何礙于攝山岳也者而欲匿之諱之乎由斯以譚予

盾不得一焉年兄得無謂弟善解嘲乎亦當爲一絕
倒耳

回胡公 思伸

不佞居常感慨吏治廢幾身親稍得一當及至當境
而察吏安民四字茫如也甚矣躬行之難也乃蒙台
臺左提右挈免于大過爲幸已厚別論屯事方開廬
判氣銳就中掣肘之慮真已洞見肯綮處此時勢不
得不爾總藉明旨以責成之用至誠以感動之而全
仗台臺之威德以主持之庶幾其有濟耳錢糧苦艱

奏手不佞勉爲設處三石山金以應急用不佞代矣能
問一簣不能問九仞也

回袁公 應泰

讀台臺屢疏不覺喜而無怒而號又感而欲泣也惟
是城撫順一節今日第一緊關事亦第一件難做事
城則必爭爭則必戰能拒之于關外而後能殲之于
城下能必戰以誘之來而後能不戰而驅之去廟堂
爲此殊其難其慎想台臺慮之至熟矣似不妨明白
聲說以聽聖裁也如何如何

乙巳年
回余某

不肖斗維系後進嚮往台臺者垂三十年當祭丑之
役斷梗孤根又出手自培植竟未一望末光可謂相
與于無相與矣冲聖當陽政行流水一時結綬彈冠
遭逢極盛翁臺丹心久著道望風隆似當蚤爲一出
以答主望以慰輿情匪直同鄉後進之私也某質直
聞陋不善趨時信理信心期無于媿謬承大教字字
終言敢不齋心獻之當宁

葉相公台山

今世所推社稷臣則首稱閣下而首犯時忌百計摧殘者亦惟閣下此忠臣所以寒心而義士所爲髮指也斗奈天子耳目之官與聞當世是非之槩而坐見荃蕙爲茅蘭芷不芳中夜循牀當食廢箸者不知其幾非爲閣下爲社稷也迨至輕犯狂鋒力剪元慙賴諸君子屺勉同心復見天日而糠粃在前瓦礫在後就中鯨之揚之者千態萬狀又賴諸君子先事廓清臨期底定得今日亦非爲閣下爲社稷也蓋至今日彎弓而射者日日爲覆楚之謀矣閣下且有東山

之枕未可輕擲一語矣設局轉奇布著轉下至于君
父安危漠然度外鼠子敢爾安問其他一時魯國男
子正不乏人此又非爲閣下爲社稷也以天之道社
稷之靈山鬼伎倆會有時盡只在仲春見清明而閣
下之安車蒲輪此其時已方今至上初冲中外多事
一杜承天是在閣下惟閣下爲社稷夙駕幸甚斗新
進孤踪生卒未通左右辱手函先及慰誨勤勤輒因
羽便附布腹心忘其疎狂臨楮竦仄

回黃汝良師

先是從倪門生處奉老師手函獎借推許匪不肖所
敢承朕不敢負君以負師夙興夜寐是用凜凜耳居
恒以匪躬渙羣之義入告君父出告朋友而物論難
齊出來已遠兼以至上冲年宸斷未定喙喙之鳴誰
與正之恐太平尚未有兆一時耆舊俱覺晨星老師
應運而起以未報之先帝者報吾君之子而令不肖
輩奉以周旋庶幾猶有回瀾之望焉公論大明得此
番一爭而愈暢從此順風縱壑矣慰甚慰甚一役已
遣而尊使適以恭慰至郭門生以爲可附致也遂不

敢以芟芟者重爲郵傳累憑楮懸切

又

頃者兩月之間遺弓再泣浹旬之內訪落重新雖幸
社稷之有靈可謂國家之多故最憐先帝爲太平令
主老師爲講幄重臣若使少爲歲月之留當立見一
堂喜起之盛而求舊雖殷彌留不待豈惟某等無色
乎班行抑亦先皇不瞑于天上今皇幸志存繼述而
初議其切典刑覆甌在卽俟駕未遑矣惟是鄉人一
二之藪菲遂致元老十五年之林壑旣不能直排闥

闔又不克拔茅連茹僅得遵奉詔言因緣啟事似此
門人何當國士至若光斗受恩深重報禮尋常循省
浮生真堪媿死屬以巡歷方竣擬通半笈而鴻羽有
因附上一牘不腆芹私知在慈鑒

回劉父母

時俊

時事如此而名賢再蹶此其關係不在老父母一身
也徼泌樂饑老父母有何不得只恐疆場有事急起
異人于我肩天半將駭無及耳念之耿耿惟老父母
益爲國自愛不佞巡歸抱疴幾無生理入春始簡手

教勉答數行諸不旣馳戀

回吳伯與

弟屯田數月耳而水利之行十三四此三四者何補於國家亦聊以見西北自可水水利之事自可行留不遠之則以破非常之懼是不佞弟之本懷也近亦議通行秦晉間矣不佞弟喜其行而復慮行之不得其人猶不行也而將來大行之路更無望矣翁臺以爲何如台兄餉事哀鳴且不絕聲可惜千秋後讀大篇者正得哀而不傷一種性情耳羽便附復不旣

寄王公 象恒

某在班行中辱老公祖知愛最深提誨亦最切乃福緣深厚再託宇下蓋潤及三吳者老公祖明德之餘而潤及不佞斗者則三吳之餘也欣佩欣佩先是報命匆遽百節俱疎回首泰岱不勝仰止

回安陽縣李某

不佞知安陽非知門下也亦願門下知屯馬母知不佞而已矣水利盛行世澤不朽卽不佞知門下與門下知不佞者毋出此若更以數苦之餘爲民間濡沫

大忠孝五身
之用是卽不佞身受之也附復併壁謝不旣

回王公復興

方今之世傳舍其官苟且其政但得無咎無譽于職
以內足矣安問其他若夫一心營餉一心營屯如台
下者舉世未數數也此不佞所以心服也小疏何足
重台下而煩致謝且重名德以滋媿役旋附復併壁
謝諸不旣馳戀

回熊公尚文

接手教知福星指楚矣遙思旌節所至壘吏望風蒼

黎就日定有酒朕一新者惟是典刑漸遠無可就正
當此賜履之辰預卜弄印之待惟台臺益爲國爲道
自愛不宜

回解公 經邦

自重鎮得名臣而至尊無憂社稷矣慰仰慰仰惟是
外竄內虛殊無長策未雨終日尚塵台神力破積習
而整新猷非台臺其誰望焉遠勤惠問足俟注存附
復不佞馳結

回河北道吳公 瑞徵

門下鴻猷駿烈小疏不足揄揚百一敢煩致謝至水利一事大河以北遂當中州三之二非門下苦心擘畫安得此但期實蹟實效百世而下尚有歌詠明德者况于身親見之者乎若夫相與于無相與母更以捐俸爲明命尉

回晉州王公

綱

才品如年兄豈以不佞一言重年兄自爲重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惟深念之相與于無相與母更以捐俸爲素心累

回濟南推官張公

應辰

門下非山東一人而天下一人也聲實茂矣司李之日淺而伏蒲之日長矣夙夜永譽以俟殊徵念之念之別貺足仍高誼但相與于無相與願與賢者守此古道耳旋役附復併璧謝不旣

回寶坻縣許公

都

門下清真挺勁卓冠一時小疏未足重門下門下自爲重耳疏渠一事爲地方除數百年大害而孝廉倡率更溢前報門下世澤不朽卽不佞受賜不朽矣惟

是附近京師耳目難欺若其不實他時必有藉爲口實者惟門下念之景府錢糧頃已具疏題明該縣以四十七年入册充餉奉有明旨更不得紛垂涎矣附復不既

回兗州王公

隆德

方今薦剡之章數多聲過其實若稱之不盡當之不媿者惟年丈一人而已見新報山東卧轅江南騎竹去思來慕惟此一時不佞濱江之人也又不暇爲地方而爲故鄉矣別賦川情甚盛素心之交何以有此

力挽時趨其敦古道願與年丈守之

復黃汝良師

春初一函附奏慰之便不肖隨有學政之役自季春
出都仲秋始返意老師將已抵任乃奉大教似若不
肯輕一出者方今聖政初新入惟求舊老師以救時
名願應側席虛揆暫借留都旋當大受似當爲冲聖
爲危請勉焉一出所謂王明並福非直門下私冀而
已承教以屯困奉誦再四豈但金城之方畧抑亦
隆中之款言而當事者不能行不力行今河西石米

十二金人日食三錢不得一飽而猶日言進取言恢
復言掃穴犁庭正老師所謂爭利僥倖未見其可者
也前小疏中以便宜畧見舉行適當改差遂不克竟
朕什一千伯尚存其遺異時老師秉揆而不肖以牛
馬備馳驅或一用其所未足可耳

回中丞王公象恒

奉于教知福星東指矣江南積懷有年緬想旌節所
臨墨吏解綬穴鼠潛跡不但豐芑之幸而安中國以
四方其二制平患實首賴之而地方父老子弟

之荷戴又甘一餘矣某某待罪學政五閱月始完科場
之役喜故臨之有天復念典刑之漸遠舉目回首徒
有磨馳

又

秋氣漸高■氛未殄臨風有懷對月無色所賴長劔
倚天巨靈鎮世使秋色滿長安而桂香浮廣陌頽朕
一酌真不知身在異鄉爲異客也

回青州府

門下循卓之績小疏不足盡百一乃煩致謝以重不

左忠毅公集

尺牘

二六

德耶時事多艱兵荒交至此時爲二千石者勞來安
集倍極苦心不佞無以佐官家惡敢復以捐俸爲素
心累旋役附復併璧謝不旣馳戀

回王公

兩柏

不肖之四閱月而完塲事也幾以身殉之雖飛李無
言而宮墻之下蹊深一尺矣老公祖獨念及勞人乎
東事大可慮守與進皆無成算事惡必調通兵出關
事緩謂通兵可已耳老公祖但料理現在之兵爲他
日一臂之用一切人情緩惡且置不問何如

回吳公 光龍

東事決裂神京戒嚴天雖與以閒暇之時人尚無綢繆之策謨不可再幸不可徼宗社安危未知定局卽弟等一腔熱血政不知灑向何地耳年兄夙抱壯猷政當出而爲至尊分憂而還朝之期似尚欲遲遲者抑何以慰將伯之望哉

回張公 之厚

延鎮非無事之地也賴長劔倚天遂得羈縻無恙以故廟堂之上得并力于東而不謂日削日單漸至空

國亦蠢蠢動矣雖壯猷元老屹朕長城而此蠢蠢動于西則東方之益不可問此舉直關廟社安危非關一鎮也輯衆固圉及今或尚可圖知台臺不遺餘力矣遠勤惠問倥偬中何復及此附復不一

回饒公

景曜

人心釀爲世道世道結爲國運其在于今已矣夫復何言而與國爲仇者尤有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意正人何計而得全國家安得而不亂哉言者來歷不可得知時倚阻抑異已陰嗾或俱有之而京營一缺

卽有攘臂而奪者矣此時抱膝吟梁父未必非福而
京營付非其人此又關國家之運耳言之耿耿清議
自存鼎望不損幸益爲宗社自重役旋附復不旣

寄劉父母時倭

天生老父母以衛社稷乃人尼之于東而天成之于
西西事成而仍以東事付之蓋不如是則豪傑之功
名不顯愚人之耳目不信此天所以爲社稷也露布
有期還朝指日不俟子民且賡壯猷之章以俟若但
了西事而東賊轉昌恐貽明公之憂方大也念之耿

耿

回李公 成名

台下在齊齊重在楚楚重行且以兩地卓異借重卿
月矣望之望之舒泰老雅相慕縉衣篤好人有同心
惟是時事多艱日甚一日西變未寧東師再潰泥丸
難封烽火將徹台下心切震隣憂懸根本將出何策
以匡時而且教夫迷陽者念之耿耿

回許公 霞城

海內所稱真經濟真肝膽必首稱台下而屬在維桑

此災會光而宗社之福也惟是東事孔殷西兵再變
異時爲明公之憂方大而吾斯旣信好謀而成識者
已知隱隱大雲在寶婺間矣

回徐公

憲冊

每讀台臺封事熱心苦口輒令人感憤淒惋不比於
尋常諫草也東西交訐宮府靡雜洵如台諭近且倒
持大阿恣行予奪如近日奪廷推等事二正之季所
未有者偃然爲之吾鄉倪王諸君子得去所矣惡不
可爲善亦不免吾輩將奈何哉
騎將來廷議未定

不能掛冠神武但有抉目東門耳故人猶復以縑絲
相念乎

回馬公 從龍

淮陽非無事之地也有事則瀾先受之讀老公祖奏
記爲之凜狀而國家方東驚西馳湯沐之地一切照
管不及此爲明公之憂方大也奈何奈何往快壯志
扣工食之議原屬苟且權宜國家只當緣食以責兵
不當因兵以廢食不佞曾屢向當事言之不自知其
有合于台處也此東南之福也

回盧芳林侍御

夏初得手書知尊體大安爲慰入秋晤鄧澤老詢起居而後快可知也不佞弟急遽受事晝夜爲勞皮骨僅存神理都盡惟是從放榜之後知得售者大約皆伯樂顧盼之餘未嘗不沾沾自喜庶幾不失規隨之義云爾久稽脩候怒如胸脊不腆一片聊抒積素時方嚴寒爲國自愛不一

回易公

應昌曰

自老公祖照臨敝鄉斗適有科場之冗晝夜拮据卒

卒無須臾之間通候左右惟是嚴霜甘雨日與父老子弟忻戴而已方今東事孔殷西兵再變戰守旣無長策撫勦亦無成謀號澤窺關萬一蠢動長江一帶必先受之恐老公祖之憂方大也目前不必更言東援西盪但團練鄉兵繕脩城池各保地方意外如近日之守延安者便是惡着而又有司善奉行德意毋爲百姓擾此則地方莫大之造耳

回陳公

珙

恭惟老公祖台下熙朝尚呂盛世琮璜道德繼以文

章事功本之學術曩在二東竊聆下風私心自念安
得肯覆露于湯沐重地以造此江漢之民其有寥乎
乃竟如夙願殆有天幸非人力也接手書知福星儼
朕照臨遙想襜帷所至尊木皆春萑苻雨化惟是長
江亦漸多故矣楚據其上游而吳當其下流卒朕有
變禍必中受之計詰戎振旅一破徃日因循而新元
戎壁壘者老公祖已籌之豫已地方幸甚不肖幸甚
別說種種非子民所克負荷謹登盛程以識明德若
置之襁褓之外而以舊誼相遇是罪不肖也附復併

璧謝不宣

回楊公述中

方今東事方殷西兵再噪而台臺以隻手扶日自今之東盪西平天生一人以衛社稷豈偶朕哉伏讀大疏似已盡得勦撫方畧而譚笑指顧有餘裕者敬服敬服度此時賊外困于秦氏之重圍內迫于安氏之搗穴兩無所歸必出而四掠而貴鄉無寧圍矣又安氏大得志亦將有後憂此不可不辱明公慮者

回王公

祥昌

不佞往在屯槩未受謝同事郡縣可問也卽甚知愛如令郎亦未敢以異同取罪况道義素心之交如台臺者乎夫橋梓之愛不佞與不佞之受愛俱不在此幸炤亮容面謝不一

回李公某

憶與翁兄同在中行時寒酸聲氣歡相得也乃翁兄八閩南曹一麾西徼聲氣依狀而聞問遂濶矣南中疏至甚爲駭愕接大教乃知齟齬之故惟是時事多艱西川更劇塞翁之馬未必非福翁臺品望日隆不

過稍需數月卽補重地耳別揭謹心識之

回熊公

奮渭

方今循良卓異爲吏治第一人者唯台臺則他日柱
世救時爲臺省第一人者亦唯台臺世道之幸知已
之光也慰藉慰藉輯玉已近內召不遠貴鄉卽號多
材如台臺者自應首屈指無疑幸益爲國家自玉

回韓公

初命

見門下於深州卽爲國家慶得人方擬特疏上請而
經公過薊卽以鴻才相屬遂蒙謬信而特聞焉此宗

社之靈也亦經公之幸也門下試出策倭策苗之緒
餘度賊情若何戰守大畧若何聚米印泥必久有成
畫在胸中幸便中一一示我母以真寘決事也干戈
搶攘何復念及故人敬以佐軍中投醪萬一併心炤
不旣

厄高公某

以才品如翁臺仕而厄厄而病天幾不可問而竟以
一七霍狀也赤松佐漢白衣興唐豈偶狀哉■事日
棘舉國無人世自求明公明公豈求世但大疏不專

云■而引白前誣銀台躊躇恐亦爲此惟是天欲太
平舍翁臺其誰惟益爲國家自玉

回錢公

繼登

往在都門辱在投分而竊見白雲之司有廉而汰靜
而正如台下者實心向往之一麾出守邀焉河漢乃
江右穆如之風時時到耳私衷竊自慰藉黃金壘書
將知已有餘寵焉

回吳公伯與

翁兄才名推倒一世亦遂受一世之顛倒推移數年

以來變態畧盡弟靜觀所最悉也近日江右缺出弟
首舉翁兄對而疾足者至六七輩遂令主無置耳處
大約時套爲地擇官每一缺出人先授意於地方之
顯者因迫得之而且以爲德而且以爲償主者受成
而已翁兄落落於此未能也此所以終苦於疾足也
惟是聲氣應求地方自有額而唯恐非得者翁兄亦
試於其所應求者一道意而不佞弟乘間從史之開
在茲之文而佐以當宁之化其有幸乎不一不一

回方公學顏

昔在青氈今爲赤縣春風化雨隨在而沾溉也慰甚
慰甚作令無他道拿定潔已愛民四字時時提醒自
有美意良法相併而來其根源只是不離秀才寒酸
氣便是不變塞真本體真作用惟門下思之遠勤惠
問足仍高誼附壁不旣

回天津道某

天津屯事不佞初小試之耳遂小小見效纖毫皆門
下造也習射一事亦偶行之諸生鼓舞似亦有機遠
方慕義輻輳而至開設屯學小之爲軍興之濟人之

爲地水之師不佞于此有遠心焉往在屯不得問學
今在學不得問屯唯屯學二事是不佞所得問也門
下其商度一切可大可久以貽將來澤之無窮不佞
願與門下共圖之

回李公夢白

某津門領大教後卽有衡士之役皮骨僅存心血都
盡卒卒無須臾之間一候左右每念台臺籌劑苦心
經綸巨手海水可枯此勞不可泯至奉手教一身四
易經畧三易督撫之語直能使無胸之人皆作有情

之感而况凡百在位者乎不肖斗半年不聞朝議入
都聞將有虛席以待台臺之人者冲聖危疆恐非名
碩高蹈時也屯政稍獲纖毫皆出台臺籌畫前見虛
倅乃知之台臺可謂美利不言者矣敬服敬服

回王公

國檄

方今東氛未殄西變再興戰守勦撫茫無成畫而中
朝之上議論日煩成功日寡中旨頻頒大權漸落由
此而無變計恐終非太平之象也老公祖竭力支撐
勞苦功高而事事掣肘呼人不應而又以應人之呼

惡則需而緩則棄今之事大率爾爾可奈何承教聞命矣

匡熊公 秉鑑

楚蜀咽喉全在于荆賊卽無大志西南之禍復繼東南而始深哉台下之爲慮也不佞二年前便謂此日以天下供■而不足他日以■天下而有餘殆不幸言而中矣此時勞來安集全費明公苦心王文成與伍文定事業台下自優爲之不必仰望廟堂也遠承惠問足切注存附復併謝持事多艱願言自愛

回諸葛公

定遠甘棠遍野而樹者先受剪伐矣往事真令人撫
膺徐太史數爲不佞言門下治臨狀殊心嚮往之而
不佞往治屯亦畧有效欲得一當以用門下而用人
者悠悠泛泛艱如轉石又不但寒地寡援窮途易擲
而已時方議大修屯如門下者自當首舉惟益爲國
家自玉旦晚當有量移也

與陳太守

不肯某微梓蔭河澗亦既有年乃跼蹐高厚缺焉起

君非敢忘之惟是代父老子弟日致輿誦于輦上而
聖明亦雜採風謠以爲聖書之用則就日長安者政
其依眷冕下者矣茲當較士之期冰鑑在懸人思得
當乃斗更有獻于老公祖者二科舉之額太窄也儒
童之限太嚴也桐卽偏處江阪于海內爲仕國青衿
五百有奇而科舉不滿四十每一科試望貢院如登
天望學院如登第憶庚子鄉闈八人而科舉之數纔
四之何以鼓豪傑嚮用之途開下士矜奮之路卽不
能比于蘇常之例亦宜倣休歙而增補之至五六十

名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一也桐之儒童五千有奇入
府僅十之一入院則百之一入學則百不得一矣甚
有白首窮經不得望見提學者言之可爲酸鼻夫上
之人稍塵乙夜之覽而遂慰士子三年螢火之心了
一生蠹魚之願何憚而必靳之隘之今卽不能驟開
非常之原亦宜額送三伯餘名而進學之數三取一
焉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二也憶丙午之歲正學臺造
桐之時力請于當事儒士科舉七名此皆近事又學
臺所已試事也夫學臺卽不以畏壘私桐莠李比桐

朕抱璞而憐茹荼而苦者亦旣身親之矣朕非老公
祖極力主張則孰與承宣德意而成千載之一時不
揣欲老公祖乘多士之願開不朽之功令科舉取額
若干儒童進額若干一請再請得請而後已不但鵬
鷲秋天乘景運而興者多多益善卽前規後隨永著
爲例老公祖之樹人者當與天柱江漢之靈世世同
其高深矣不寧惟是塗轍旣寬奔競自息才者綽朕
干進取之途而不才者安守其不爲之分風俗教化
又未必無小補焉僭布狂愚惟老公祖留意裁謦幸

甚臨楮主臣

寄孫相公愷陽

自鹿杜兩公入京而關門事始在人耳目間朕猶有不可盡信者而不肖乃得從鹿公朝暮咨諏不但抒鄙人之杞憂兼悉幄中之方畧蓋夢中起舞東望加額者不知其幾矣進取之圖庸議畢竟難之不肖固知易辨耳而不敢以爲易者念斯事體大請而行則撓于目前便宜行則撓于事後成不成皆有撓法將來之守不守又有撓法閣下卽欲一切聽之而有不

能也閣下不如乘此時一來而告皇上併告舉朝士
大夫直使不能任不肯任者一切委心縮口而後將
帥三軍一鼓恢復隨倣藩鎮之意如國家沐鎮守例
而以一忠幹通侯永永守之閣下仍以汾陽入掌中
書此則萬全之筭而可爲明主言併可爲庸衆道者
也不但此也武侯出師宮府一體三致意焉今南北
司如水火而斟酌損益亦無有爲攸禕允之言者奉
孤主爲守府而劉士命如割羊怨毒已盈蕭牆慮延
此殆非閣下成功于外之時也王文成之平逆濠也

功成有戒心焉楊文襄之平安化歸也攘而兼之安矣不肖願閣下先入爲文襄而後爲文成管夷吾卑卑不足道猶未有舍尊王而攘者况其上焉者乎不肖歸矣卽閣下未必見採且存書生此言以當爲嘵

與張公藐姑

易曰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若爲不佞設也寇之致也遲已手教云云深得治世肯竅而當事心腸大熱行之畧欠條理亦有匡救所不得者總之行

祖宗之制且不可况于變成法乎至于權閹亂政四
年于茲士大夫不得志于清議者委身以從之初走
險以求勝後乃畢智以効忠如近事見于邸報者台
下想爲寒心政本之間半是刑餘之氣所不受變者
僅蒲州一人耳朕亦岌岌矣士生其世不爲陳蕃李
膺則爲五鹿充宗乃知古人耻不與黨良非得已台
下定識定力可以持世而轉世者幸益自愛宋之元
祐諸君子終託於韓魏公也他日當思不佞此語

再寄孫相公愷陽

今天下有兩大忌焉不仇而仇禦者不嫉璫而嫉不附璫者有一人焉力倡大義曰禦者有功不附璫者無罪也則必群指爲不祥而仇且嫉之者更甚此不肖之禍所從來也蒙閣下詰以盡言夫言未可盡盡言而得禍益深此中自有大主張者爲之但道陰而事醜發之大驟負不義之名于天下未免慙懾而不敢動而勢已成矣安得閣下入而主持之緬惟昔年故輔託身保監流毒仕紳不肖等奮不顧身剪此大憝而閣下從中維護得不焦爛其首今日殆

有甚焉懲前毖後安得不令人思閣下也閣下早入
一日則早貽善類一日之安不肖去婦也何敢復問
梁笥乎臨楮耿耿切切

司藥閣下台山

知幾其神乎閣下之謂乎不肖勸諸君子力留閣下
固逆料其有今日而不克如區區血心者天也數也
命也至今日乃思閣下甚因思不肖之言狀而無及
矣乘時勢之極變用人情之極思閣下蒲輪之機動
矣五陰之剝七日之復只爭閣下一身去就耳何也

閣下之未去也已早見動之微天所以厚閣下之終
閣下之既去也人復爲叢之鼓天所以開閣下之始
唯閣下自愛併爲元祐諸君子愛不肖罪重罰輕徼
聖恩已厚杜門補過唯日孜孜因思剝復古來恒事
卽大聖大賢更有什伯此者唯行法俟命願受其正
而已遠書珍重且在鼓盆之餘罪廢餘生何以得此
展誦廻環不覺欲絕匆匆拜復稍定驚寃尚容耑候
兩公孫世希爲叱致

與姚規開太史

前接手教煩閩中讀之如沃我清冷也君求似庇入
選第不欲作諸老書者政謂敝邑有兩人耳乃于赤
石師處時時爲之地矣嗟乎已矣此意亦不必令君
求知也聞兄討差回當此蹙蹙靡騁歸亦無安枕處
不若且過內計另作商量耳新吝中此番較上吝爲
勝狀物之不齊情也可奈何蒲州近疏殊非本色何
以至此會奏是非不謬而喫緊處未拈出至處分大
義未見稟狀不知處一鴻臚遣一罪璫一筆可了何
煩舉朝之鬭爭四月之會議而後定耶選侍之案全

在不欲封貴妃而封后又抗留皇上不使出既出而追起既到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公疏中但及李娘娘一語而已非全史也先帝賓天始以進女繼以泄藥又繼以紅丸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升會奏及文升矣又遺進女不如高陽無形之斧斤數語爲實錄也手教云近日君主上在講筵云垂簾事朕還記得公疏中何以不入此一段宣付史館宜莫如觀承之天語不以此傳信而更誰傳乎第已有字與

鄒老先生言及此事兄可往而實告之不但傳此一言爲信史于上胸中尚知此亦宗社之福也弟亦有一疏差上無寫本人俟到京請教而彼上蓼州云兄杜門有所著述想亦爲此待弟歸而上之期于成一代不朽之典而已帖括勞人心血都盡安得同知己慷慨一開口也

又

令母舅竟大魁天下可喜三年一鵠元不足喜喜此官得此人耳侯掌科何以有此佳疏何以有此重處

朕其名已重矣。太宗伯入春明一疏，足見手節。朕未見究竟結局。近聞有將移宮始末具奏之旨。此事在京者少。卽在京閒曹未留心者，聞見亦不的。惟兄有真見聞，而又實實留心，可將此一段公案明白告之。當事乎？市上有泰昌日錄，李本寧有庚申紀事，皆不甚確。朕可參攷也。兄能以數日之閒彙成一書，使弟再加訂証可乎？此非但爲目下，亦將來信史也。此事關係最重，竊謂蒲州相公當有一專疏直述始末。蓋他以閣臣與聞定策，事安得不言？其次則冢宰冢

宰多不能斬釘截鐵不如蒲州一疏便可作案耳新
谷下矣議論當有一新就中有骨力識見者幾人幸
示之館選想亦不遠齊君求似稱此選兄留意焉

又

別來神之栩栩日在左右從陸中老處得手書行時
匆冗未及作荅而翰教再至知不罪我疎也年來世
道清明止人尚往似覺門面可觀而小人不得志于
清議者往往鋌而走險投身中璫以求奇勝如南昌
景陵晉陵吉水長安芮城益都婺源安邑潼關皆以

中旨去其恣專用于內而以外合之近又兼用挑激之恣使外之人離心異志諭諭訛訛千態萬狀乘間而發而以内投之蓋陰陽押閣固已入神聖地位矣如近日之閣部部院關輔內輔無所不挑纔解一結又一結生而兵部鄒匪石舊以清正名第聞于鄭玄岳及周蓼老者甚悉曾一稱其邊材其他薦爲璽丞職方及提學者不一而足太宰以譽言籍甚調入銓司而又兩番請旨命下之日舉朝譁喜讚歎而挑之者以爲不與聞鄉人硬以坐弟與魏廩老而一矢加

遺焉言在弟與魏而意不在事發于江右而根不在
弟去矣翩翩緝緝來矣雖勉撐于目前必大猖于日
後此台臺他日之慮也福清有見色之舉蒲州無根
抵之容高陽不得入卽入亦不見容舍此三公皆另
是一番人而吾邑不足賴矣翁臺入而急急調劑之
或尚可爲安得文起出而主持可咄嗟定而無奈錮
之者甚堅何也權璫似已貫盈媚寵者似已無禱天
道人事恐亦不久翁兄兄近報想知其槩只是天變
地異疊見層出待得此輩煙滅灰飛時而國祚隨之

矣奈何奈何蓼洲兄相聞爲弟致意匪石一事想亦此公之所欲拔劍斫地者就中發難之人卽昔年與魏兄爲難而翁兄所共戒心者也存之勿輕言寧人負我弟頗守得定只是其人頗能爲兩舌願諸君子慎防之耳

左忠毅公集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雜著

序無美文

余束髮卽能誦法無美文歲庚子得從無美里中朱長孺爲同門生益習聞無美文與人又六年始得從南宮稱同年弟且共跡事司徒署中所僦居又武相接也以故間得請無美文讀之惟無美亦謬以余知

文者將屬序聖俞生之後余惟今之號爲文者曰時
耳時耳盡更置其真面目一惟世趨之逐高者如逐
嬰兒嬉啼頃刻萬態縱極隨成不離兒戲卑者直如
逐市門笑顰作者僞矣習者又僞焉始令人嘔欲死
耳幸一售而兩盲夜遇盛相美好彼此各不相知一
不售而心口交責耳目亂營旣失僞妍又揜真醜不
匍匐歸則慟哭返矣彼其面目之無有而又何時也
故爲僞叔敖不如其爲真優孟也况其爲真叔敖者
乎無美淵閎博奧富有日新無所不備而一以真爲

契言必傳情情必傳性不欲作題外勝語并不欲作
題內剩情大都傳神寫照如人而止魍魎魑魅之是
圖非曰能之人亦或以其不善圖世好也者遞相妍
且媿乃無美弗是也蓋以再蹶而無美信益堅惟真
故信惟信故卒能以信信天下余猶恨信無美者不
及無美之自信什一而玄之太白亦聊用以解嘲矣
今無美舍其真面目一惟世趨之速或幸大售或竟
不售皆不可知豈其以人之偶一信易吾之真不信
哉卽不佞弟六年間守其真優孟者未敢從業吾斯

未信實稱厥心得當無美或亦在是寧惟余與無美
卽長孺聖俞先後以文樹赤幟未必不操契于真也
言成數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卒書爲序

序韓緒仲文

韓緒仲墨旣出則都人士迫得窺藝眎之如渴菑旣
成又走都人士如狂焉緒仲乃手一編于司徒署中
示予曰惟子知我其爲我序余戲調緒仲曰不有褻
狀舉首者乎何余之爲也君將懼以是爲舉首者詎
厲也緒仲笑應之曰文之必有元與魁也其狀豈其

狀乎余十年爲元而不得一年爲魁而得之余爲元
于十年以前殆北面而臣之爲元于十年以後殆狎
主而盟之余又安能以其可元可魁之身處于朝三
暮四之間而聽功令之顛倒爲母亦惟是了手了口
使讀者了狀于心目之間嬉笑怒詈盡成文章知者
賞其神理不知者亦賞其色澤置元則元置魁則魁
耳必欲介介盡疆而分也其狀豈其狀乎予則謂文
有定品亦有小變緒仲所欲爲者必中之業也欲爲
而未逮者必傳之業也方能爲之而姑舍是不必傳

亦不必中之業也此定品也若夫雖不必中而後可
元惟不必傳而後可以元可以魁可以中而欲爲必
中必傳焉者反失之此小變也而不失其大常奈何
見萑稊之熟而謂世無五穀又惡五穀之熟而遂鹵
莽而收乎等過矣嘗妄意十年以前元皆嫡派魁亦
元宗十年以後非惟元派稍殊卽支宗亦復不相及
矣此無他功令不一而士輕徙業之故也今觀緒仲
諸菀脉埋氣骨追踪作者十年爲元效見于此令守
此不徙業寧渠狎主齊盟卽北面而事者何敢多謹

惟其悉于了手了口而且悉觀者了狀于心日之間
此所以都人士如渴如狂而未免懼爲舉首者詬厲
也緒仲受言而咲曰子言非知我者蓋自道也命書
爲序

綠雪軒制菟題辭

予不佞及雲卿未第時意中各相有已第復日杖馬
筌挾竿牘趨輿臺後謁所不知何人蓋再閱月始一
面相視而咲莫逆也狀終不能舉意中相有一語復
互閱月佩舍且踵接乃始手一編來問予予偶拈一

首讀未竟慙狀啫狀顧謂雲卿曰汝嘗攻苦爲元腐
毫碎心困功令而稍徙業者乎雲卿曰狀汝嘗寥寥
道古進退作者自成一家耻爲一切鼻孔中語以博
聾者一噓乎雲卿曰狀汝又嘗枕山帶河幽軒別業
磊柯篋空菁葱清遠盪胸次昔佐吾天機不知所以
狀而狀者乎雲卿乎是推几而起曰異哉予之知我
也知文于筆墨之內易知文于筆墨之外難惟予知
我勝我自知矣且子必常以身一一爲之若有得焉
而若是親切焉者不狀何中之奇也吾與子之相觀

而咲不得舉意中一語者類如此

賈汝後制義題辭

余所交廣陵友則張無始京元王聖俞納諫何許卿
南金鄭仲穎茂華最著顧獨心向賈汝後汝後爲予
言予與子舉同鄉又同成進士其爲人清真澹宕同
其所自爲言沉雄摯至同序予文者宜莫若子于是
左子受簡而言曰惟言之同余與子所以無不同也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徵之爲言亦復什伯異之不能
爲同猶同之不能爲異也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

無不同也予猶及汝後同爲兒子號啜語舉于鄉一再北進爲先進典刑語俱成進士先後利不利中多所自信清真澹宕之致不少易非言之爲而誰爲平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之不同卽所稱同心者徒課虛無索影叩寂寞求音有號咷畢世耳至乃強哭爲笑益復不倫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無不同也汝後又爲予言里中王君道新鄭君毓瀛林君之翰王君應祥孫君紹本及予同門生胡君光世朱君應達皆錚錚負奇顧卒後

予輩第異同之數殆不可知予則謂政患言不同耳
言誠問何必以先後籍異哉卽予與汝後無始何必
不異耶予猶恨汝後草草一第不及見吾道之成無
始諸君又皆幾成而失之成之是在後來者矣是乃
予輩之所以同也

張憲明制菀題辭

嘗竊疑孔門賢七十有二稱文學者止游夏兩人而
予與賜號善說辭者顧不與焉他日曰文莫吾猶人
又曰于辭命則不能也豈善爲說辭者不必能文而

質直篤信如游夏者文返歸焉所稱彬彬君子者非耶蓋憲明之徵言于不佞者曰生平自信孔訓而外別無文章夫知孔訓之外無文章也卽游夏莫贊一詞矣其于文也至矣

方君節詩序

余嘗見李伯時十八高賢圖其弟元中傳之予心儀其人落落意不可一世及觀黃魯直爲龍眠三章贈元中而予瞻子由分賦龍眠二十勝以繼輞川疑今玉峽在焉君節所謂別號者也乃知諸李文章品

行俱在蘓黃間非直以吏隱而已後四百年君節
玉戒首唱風雅于三峰三水之間眉山兄弟與龍眠
兄弟與一時遊者風流文藻皆極其致蓋慶曆之際
于斯爲盛已而君節獨力追正始常自書其室曰莫
以人言輕罷筆肯因衆醉輒舖糟其自矢如此宜其
一往深情前無作者也君節將以唱和諸什付梓人
又復卽玉峽而新之白雪紛披銀河倒瀉一亭中央
吟聲與水聲互奪山川人物相待而顯亦一奇也說
者謂太雲隱隱當在龍眠間相待而顯亦相倚而重

蘇黃諸君所以至今者獨文章哉君節勉之矣予非
其人也

壽周太外母朱老孺人七袞序

內史氏曰予少也賤讀書能文章意嘗不可一世里
中兒目爲狂癡莫有婚者獨外舅周翁有奇識一見
謂人曰是必大左氏之族且以亢吾門亟以愛女妻
之周固巨族舅氏又爲其族之長者人咸以誚之終
不分心也是時舅無子而女育子王母朱孺人孺人
之愛女也甚于子其愛當甥也甚于女嘗日撫女背

曰庶幾六珈象服以善吾老子老矣猶及待也予果以庚子登賢書孺人先走一使于南曰得售惡報我蓋無奇兆而有奇識惟斯母乃生斯子云迨予得售春宮而室人早世孺人哀之日焚香而籲曰余無孫僅視此女天不欲善吾老耶踰年而舅氏舉寧馨兒孺人含飴弄孫稍稍加匕箸而孺人喜可知也又明年而予以秩滿邀封綸榮及簪履之遺煌煌天語以里巷微賤婦致勤至尊之優卹慰勞視六珈象服焜耀生前者更爲異數而孺人又喜可知也孺人今晉

七袞予以奉節省覲過里門因得稱觴日惟所以壽
孺人者不過家人至情不能爲文且又焉用文之也
夫舅氏多隱德能聚散千金鄉里口碑之皆孺人啟
之也幸邀天長子孫矣孫甫六齡能過日輒誦吐詞
成章遠近稱爲奇童子相其姿度迥異嘗兒試以對
輒應答無間響洵天授異才他年食舊德被恩命以
先寵孺人直揚瞬間耳六珈象服且身受之不直如
予婦故事者孺人行以壽需之矣

程年母奠章

維靈質稟坤元德成異順名聞來歸克勤克慎婦
聿修母儀咸正易贊嚴君懋哉庭訓希文帳墨仲
熊丸甄陶慙懃孳孳象賢五龍雄峙三嶼鬱盤秋
桂早春信梅先實惟太母本本水源迎養都邸板輿
般般萱庭桂砌屢舞斑斕乃公賚志乃母竟之厥有
介福維母受之帝念柏梁將旌其貞錫類而子行及
其親翟服龍章是用駢臻云胡荻灰方畫娥月驟奔
溘朕一疾而反其真迴馭瑤池蟬蛻滓塵嗚呼躬備
四德歷處三從篤生賢胤鎔範始終克稱聖善赫朕

顯榮可以瞑目而罔時恫某等忝與令器南官奏捷
秋籠同儲程門並雪稔聞壺範昭哉休烈咸思矜式
以紹芳轍條聞哀計五內摧裂敬陳菲奠束芻瓣香
選輻執紼遙迓故鄉總悼悽暗旌帛飛揚神其依止
靈爽洋洋尚饗

孫太孺人奠章

令德惟貞淑慎爾止坤厚載之于湘之泚允秀于閩
式宜厥家勿愆爾歸母用孔嘉婦則維何厥惟御窮
待春操作于姑于翁脫珥勸學爰相其夫匍匐有喪

矧藐諸孤君子偕老鹿車容與君子遐棄柏梁愁余
翩翩者雛白玉青蒲惟母儀之而母不知六珈澤首
五釜澤口而母詰摺云我何有人亦有言板輿般般
母云得所在解其官吮有芳蘭佩有辟芷身旣隱矣
不媿君子訓庭有嚴世祐是篤亦旣振孫受茲介福
帝念慶源伊誰發之母氏聖善將用中之娥月遽奔
遠莫訊之拂上在疚帝用悼之嗚呼哀哉斗等忝與
令公舉同年官同館譬手足之一身儼瞻依之匪遠
天不憖遺如奪我將逝者弗居德音孔良金嬰皇皇

百兩鏘鏘迤而壽臧惟休無疆尚饗

五金

祭勅封孺人李老師母文

惟靈柔嘉婉嫕淑慎幽貞毓粹鸞閣贊軌龍門懿斯
象服至哉坤元十七于歸慈姑早背操作信誓御窮
靡悔厥相夫子正位內外方伯太師義重前賢曾子
有子琴不再絃京室有婦宗公惠焉惟師世德受茲
多祉前有太任後有太似徽音以嗣堂背再恃自古
賢媛首重內袞深山玄豹助成文章藉手舉首鳳翥
籠驥玉貢南金琰摘東觀獸錦奪袍龍羹賜饌伊誰

佐之鷄鳴信旦副筭六珈天命用申有鴛其雛垂天
之雲參差玉樹于階于庭如何奄忽淑懿無報鸞馭
遽駘龍月促召吉至凶歸方慶忽吊子荆賦詩情在
文先安仁哭內悼亾名篇師憶內助更切孫潘二三
世兄母去子獨融融無從呱呱而哭受書痛母不忍
讀蓼最可痛者歸唁靡期是怨是恫于涕于禰風雨
其漂惟衛之淒人亦有言其盡百齡不朽令德不亾
令名我躬不閱庇其本根家賓等幸出師門顧盼增
價師等君親事三義大師母卽母承諱驚詫茹悲飲

泣如摧如崩我亦斯男扶襯未能燕雲吳月覓兮沒
寧嗚呼尚饗

奠黃太夫人章

嗚呼湜湜澄潔蘭芬有嘒韡韡懿姿君子之匹維君
子匹旣閑且嬉坤儀作母安貞襲吉絜母媵脩具體
自狀稱詩賁道披圖用鐫含徽內瑩令慈外宣如彼
望舒視臙與旋奉襄夫子肅恭在道處麗絺綌出處
蘋藻贊軌恪勤顯揚有皓佐爾清白奕世斯寶亦旣
象服福履若纍祚靈集祉類胤攸宜于時濟美慶藹

門相駿發者仲實維我師蔚起席珍國瑞質行金相
文章赤幟賢關之宗講幄之寄天子攸眷壹心罔貳
思忠思孝念母載殷帝誥綢繆冠帔綸紛謂母七十
而德猶勤奉榮維約含飴是欣明明昊天瞻婺在宿
俾爾純嘏宜篤之佑遐不邈止登彼上壽倏爾告凶
人事莫究嗚呼哀哉于皇敬德我帥聿隆歷茲宗伯
指日上公誰斯恩斯太母攸崇禱翟且加如何弗躬
嗚呼哀哉師維將母不遑戀戀力疏言歸肯甘燕燕
一日之養三公弗羨云胡長辭俾我心顛嗚呼哀哉

戒涼在卽曉月且霜上章泣奏天子所傷素帷旣遠
道里則長緬惟音穆如存如亾某等在門大化甄育
夙仰壺教古今所淑百年匪違計音孔遠怛其何從
薦此菽菽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赤石老師文

太僕少卿赤翁陳老師之逝也旣三月柩且移之舟
門人北直督學監察御史左光斗乃爲文以奠之緬
維古人麥秀之引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
不得已而託之聲歌蓋傷心之極也古今在三之義

同予之師非猶夫人之師也遂質其辭且哭且泣
焉某生平誦法師文恍若有會庚子分考師與焉某
竊私自喜入閣之日觀者如堵某適卧病不能出
顧語同舍生曰但認涇縣陳予房師也已而果爲本
房第一聲氣相招奇矣奇矣旣見師師凜不可犯予
乃知約其童心又盡去諸程贄世俗禮予乃知收其
世情顧心殊自疑無乃說故不近人乃計偕入見旅
舍蕭然聞無其人絕不似京朝官舉止蓋心竊危之
而人莫有知師者遂以涇縣移南工清望乃藉甚分

司燕湖錢糧悉付所司僅自登掌而已人不知有鈔
關者予時謁之關而家窘甚竟不敢有所啟齒而還
時劉雲橋陳思岡先生以風節砥礪于南推師爲主
盟更改南兵詰戎振旅宿蠹一清而人不怨內官亦
懼于夙望不敢譁蓋有好官惟薛卿之意焉祭卯冬
以慶賀入不肖某與偕行逆旅一月餽遺一無所問
其旅舍蕭然一如人覲時也不肖某始得聞立朝大
意矣維時上饒楊少宰以清正主銓知師深遂督學
越中而師屹障狂瀾至今爲督學第一人朝議方仰

師如太山北斗而忌者思師嚮用方新必且獨行其
是不能隨俗俛仰與世浮沉備兵三吳之命下而師
賦歸去來矣一時爭者至于裂齟攘臂師志卒不可
奪已而道學之禁興而師里居創立書院教授生徒
講學不倦又夙有脾病時檢方書閒則與廬山僧往
還而已其旣成進士爲中書舍人辛亥以差便謁師
于家跨厓廬度鄱湖旣抵邑而尋通德之里披榛歷
磴問樵投宿三晝夜而後到蓋避秦之居非冠蓋之
墟也山芋一飯有餘芬焉而向之所謂童心世情與

夫詭故不近人之疑且危者種種盡矣兩尊人皆九
十其年蒼顏鶴髮比于人瑞往時相隨文墨侍兒皆
驅犢牧羊于山澤之間歌日夕之章而作爲魚爲鱗
之夢非素心王人有是哉予留連兩日不能去師隱
益深望益重屢登啟事以兩尊人故不肯出蓋予別
師者又十年外艱服闋諸君子牽復師乃晉符卿來
京蕭寺乍挹頗似黃面瞿曇而神采奕奕行步如飛
斗竊嘆山林之能稿形不能稿神也乃東事孔棘師
時時以冲聖爲憂勞苦有加竟日夜忘寢食而脾病

發矣再晉太僕病不能延謝師益川焦勞斗于時湯藥且慰諭云再愈再復復輒劇而愈亦驟蓋愈時莊語劇時囁語未嘗不在忠孝二字也三月朔日予以差事出而飲食起居儼如平時在差猶兩見手書不意其竟不及永訣也痛哉試事粗畢始撫棺一慟展奉遺書不忍卒讀其可得而言者商音也然而慕者也其不可得而言者和音也哀而不傷者也不傷之哀爲至哀吾師乎吾師乎抱此長哀何之乎師有愛弟令子能事太夫人餘年有賢孫長文足世其家又

何哀憶正月病劇時師夢于白鹿洞作偈口人人各有寶與天無二理得寶方成佛莫作兒戲佛師生時信道如此證道可知此時固已位參上乘而神遊三昧矣又何哀惟俯瞰風塵之中目渺渺而愁予者重可哀斗生平不能以一絲一錢遺師非不能蓋不敢也今猶不敢累清德于沒後視予猶子余不得不猶父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太外母朱老孀人文

嗟孺人之昭懿兮毓靈和于令門鏡七誠而依四德

兮欽內美之淑媛弱笄結褵于伯鸞兮允賓儀之翩
翻竭魚菽以奉舅姑兮又孔閑乎蘋蘩凜茲顏之不
豫兮克承歡于清溫凡藥餌之必先嘗兮帶弗解而
忘餐糞中葉之式微兮憤素封之未能爲勤蚕織而
茹菹鹽兮佐夫子以惕勵奴計朕而逐擗掄兮吠牛
衣之泣涕効耦耕之婉孌兮終鹿門之隱計爰焜燿
夫先德兮實終溫而且惠盎和氣兮無違徼祥歎兮
降霏豈冲漠兮冥冥乃先後兮頻危轉盼兮嘆獨子
之無祿烝烝兮僅弱孫之難持耽虎視兮野心起蕭

牆兮禍生欲奪我以蒸嘗兮而推于若敖之鬼夫孰
砥柱其中兮而克爲趙氏之嬰母德則卽彛兮母威
則稜母身則柱礎兮母澤則深斗總角而辱門楣兮
薰蘭芝而飲醇醪悉母氏之聖善兮覩芳容之耆耄
感祖孫之相倚爲命兮慶生人之可遭逐含飴而分
甘兮繫有婦而不愧乎巍操撫石麟而占亢宗兮拓
結駟之門高建三釜以未央兮覲報答其劬勞胡天
不弔兮婺光滅奄溘疾兮蘭萎玉折悲彼人之號泣
兮追懿範之永絕招青鸞于雲中兮飛白鳥之頽頡

顧杯棬兮在室聆徽音兮未輟雲淒淒兮丹旄揚風
颺颺兮蕙帷張青山蒼兮水泱泱余萬里兮曷傍徨
生芻束兮酌椒漿儼修雲兮其來嘗尚饗

答阮清宇啟

恭惟門下人文領袖道德師模蘭枝與桂萼齊芳不
數謝家玉樹德曜其極星並映詎誇楚國靈椿信哉
履視其旋所以自求多福若乃援手接士倒屣求賢
凡入兵厨之英盡借龍門之譽于今爲烈與古爲徒
斗忝與令孫臂連羽民腸符粟廣真附通家于奕世

遂叨青目于頻年癡會高風共搏迅翼何期駑足偶
先千里之駒反辱瑤篇載寵百朋之錫惟皖水魚書
甫至尊者賜而卻不恭乃廣川雁帛投受已倦而施
未厭何以報德強自拜嘉

答馬荆陽民部

恭惟台丈降神皖嶽分氣龍津弱冠蜚英不數應劉
屈宋爾時騰茂行瞻伊傅臯夔蓋闕觀願識儀容而
雞林亦珍姓字緬茲山斗况屬枌榆匪曰遐遺兼之
下逮勞魚將尺素匪徒下相憶而上加殫靈龜寵百

朋真是戴不勝而違邪克八峰寒五老想玉人霞舉軒
軒月滿長干遲仙郎松風謾謾拜嘉夕惕臨楮調饑
謹啟復

上閩撫某

伏以清風披節鉞雄開七閩之霜威惠日照旌旄光
借三湘之雲覆馬牛下走何幸執鞭笞驚榮行濫同
振羽敢將需宴薄展蒙心恭惟老人台下領袖斯
文規知一世如藁如蒨鍾木陵佳氣森森一虎一龍
望蓮峯高風謾謾邇者特膺簡在非臯陶不稱其咨

展矣允塞皇猷豈于公僅爲高第雲開十二前驅耀
紫帽之峯文重五千異彩發青牛之藏胡忠獻之相
器特許斯其選乎范如奎之府事悉咨未足數矣何
期小吏得望前塵利見大人聊釋飲水之懼奉教君
子非徒附驥之私形穢何知瓦全有幸戴高履厚每
跼躄以難勝就日披雲嘉瞻依之在邇敬修芹醑薄
展蠟枕發逸足于燕雲聊借黃金臺上導前塵于閩
海竚艤白鶴亭邊不勝隕越企翹之至

答方青琳求婚

伏以祥雲開栢府雲芝奕世嗣徽瑞月靄瓊枝月老
前生鑄美真慚倚玉何幸攀蘿恭惟親家門下貂珥
名家金鉉粹品德星應太史之下久瞻難弟難兄流
風紹僕射之狂竚看拜前拜後乃猶干雲玉樹燕翼
貽男逐電花聰龍文繩祖愛分著膝嗜竊含飴楚楚
五花文共美將雛于池上昂昂千里足同誇依駿于
臺邊孰爲冰清宜茲玉潤何期下體得當高門側繡
斧而逡巡已覺風霜肅肅拜赤蹠而鄭重俄驚星日
輝暉何以稱之非其偶也惟是素附通家于孔李兼

之
八
考
之
一
切合調于鍾牙實惟天緣豈繫人合顧設悅之弱質
咏風雪以何當倘夢虺之餘生庶蘋蘩其可託旣經
大命之辱敢不承子以迎臨緘調饑望風欲渴謹啟
復

候涇縣父母

恭惟老父母臺下春雪才高鼎鉉望重偶于雞邑得
借牛刀口倚鸞臺頻瞻鳧舄蓋仰流承沫者鱗集何
况宇下之陽鱗望風楸採者花封并及社中之敬木
青蒲虛埃赤縣何緣伏念斗食舊德之耆民望門投

之亾命見似人而喜難忘舊國舊都如弱喪而歸倍
切我瞻我怙南冠初束楚奏頻殷北鳥羈棲越吟偏
切爰裁鯉腹聊展旌心并附芹私用爲贊執倘垂青
而有冀先人之廟貌具存爲冒昧其無誅百世之子
孫將賴仰祈丙鑒曷勝寅恭謹啟

答某

伏以南國衡平化雨遐沾桃李茂楚天色澹秋風驟
起蓼莪悲凡在旃幪悉深悵仰恭惟老師閣下匡時
柱石濟代舟航縱橫數萬言湘水羅浮傾筆下括囊

五千卷石渠東觀納胸中口近八磚呈玉堂之詔草
雲浮五色依蘭省于蓬萊白匠石之朗鑒高懸乃樗
櫟之微材不棄吳山腐草竊沾蟾窟之秋香涸轍枯
魚頓潤龍門之曉浪星迴漢闕爭看威鳳祥麟雪立
程門喜得吟風弄月但知門下士之願懷得遂豈期
太老師之計聞俄傳葉落洞庭增怛切之秋思風高
回鴈驚咫尺之鴻鱗重違愛日之誠極抱終天之恨
萬春等叨培化育備沐恩波誼屬關心知師臺之荒
迷苦塊悲同陟屺恨總帷之莫効扳依緘魚素以颺

言候龍光而暴憫道脩且阻或冀台慈之鑒原弔不
及哀敢忘寸衷之竦不伏願節情順變移孝作忠勉
力加餐竚聽榮馳台鼎愛身爲國徐看調燮釣衡萬
春等臨啟不勝企結瞻馳之至

賀邊撫某

伏以三關重鎮特隆旄鉞之思五部名王盡仰冠裳
之化彈壓必資名碩經綸允藉長才恭惟臺下國器
天成性樞神縱淵涵嶽峙武緯文經當在鳳池早膺
鎖鑰之望逮司冰鑑益覘樽俎之猷輿論久歸帝心

特簡用詩書而謀帥錫弓矢以建侯七德臨戎霜威
頓肅六條察吏風紀維新從此撫赤斤罕東哈密諸
番再封定遠因之屯燉煌酒泉張掖諸郡復拜營平
屹朕萬里長城允矣三階泰曜是用拊髀聖主長西
顧以紆懷兼令食肉鄙生得高枕以偷息顧歎議雖
定而犬羊之性匪茹尺籍徒存而熊羆之腹方楊慚
無獲野可借前籌反辱遠存倍增夕惕對役附復不
佞陪馳謹啟謝

賀某

伏以梓蔭千尋，烈餘休其不遠。河流九里，沾汪潤以
非遙。士覩新猷，人食舊德。恭惟老年丈台下，盛世琮
璜熙朝島呂。初仕爲令，早蜚聲于赤縣。神川朞月有
成，久昭鑒于黃龍。白日蓋儒吏之寫影，常傍帝座以
孤飛。將尚書之履聲，自徹宸聰而至。是以乙鴻遼
渺，欲審別其飛翔。六燕相停，待權衡其輕重。與情其
切簡在，有歸望豈爲虛數。匪云異如不佞，弟朽腐之
草無望。連茹鴛下之乘，詎堪千里。觀我生而進退自
知，甚明隨世路以浮沉。行迷漸遠，乃蒙赤鯉重捐。素

絲報塞未能感媿并集謹對役附謝復

賀某

恭惟老先生台下中國樞衡北門鎖鑰軒軒霞舉不
但增色于榆邊矯矯虎臣久矣分威于帳下是以忠
信行蠻陌用域闢外之烽烟闕暇明政刑兼徽此中
之桑土蓋壯猷之方叔合寧滌之武侯經綸夙定于
胸中事業一措諸掌上豈徒吾斯未信于以好謀無
成者哉貽慶一人爲憲萬國信非偶者如某仕學兩
非其優文質一無所底謬叨濫送濫忝清華未問俟

河之期先切飲水之懼何當遠注重之厚存忘其後
進依狀縞紵之思引之同升居狀王貢之義循省徒
慚報答莫稱敢因附謝并乞教言若將憐其新沐有
意振冠必且示之司南偕之大道某不勝惓惓謹謝
復

賀某

恭惟老公祖台下一腔朗月兩袖清風花雨繽紛旣
得支而兼得髓玉壺澄徹已如水而又如水是以皖
柱多緣得並華風而高峙江城何幸遂聯涇潦以同

源湛露一天福星滿路信謳歌訟獄之有歸而尸祝
社稷之不朽者也某誼切子民功深覆載聚族而議
方擬扳轅當先爲逢敢言勸駕但二天何分于異地
而百里難久屈平大賢若使當路倚重正人卽是下
里再食舊德謹因役附復并謝大貺莫罄悃忱徒有
戀馳

賀某

卿月臨邊地盡河湟之域文星照乘天開鼎畢之墟
五馬勳高三台望重恭惟老年丈台下一腔正氣八

百雄材保釐朔漠之疲
咄熙如化國藩屏王庭之要
害屹若長城惠泱棠蔭居則愛去則思襦袴同聲而
尸祝威行榆塞貳而執服而舍羶裘貼息于羈縻三
晉之怙恃方殷十乘之啟行將邁豈云異數自有殊
知茲者愛切彈冠情深分紵溫訊將春陽偕至慈雲
與積雪交流何德以堪拊心有媿敬因旋役附布謝
忱千里風期一梁月色仰惟青矚全此素衷

乞言行畧

斗不肖兄弟九皆周之白出周于桐爲望族先外王

父又周之元宗也予母生而家且落外王母至不欲
舉之曰是蛇虺者將益落吾家外王父強之始得舉
既長歸家君子家亦漸落母爲脫簪珥佐家君力學
操作紆績事先大父母者備艱以阻歲置塾師二授
不肖子九及易與儀禮家君爲割產畧盡饗殮之資
盡出母機杼不肖斗舉于鄉母益守其業不輟卒用
是致諸子彬彬成文學焉家君貧而好惡人難又好
成就族子弟及問子弟之賢者母先後曲稱之人競
扶携以爲家至有忌其父母父母之者深惟不肖斗

兄弟之有今日實母之造家君幸及齊眉諸孫及女
孫可林立實母之造年六十神明尚強人子何敢遽
以是壽其親惟是六珈象服天寵懼弗克荷而乞仁
人一字以羞觥則不敢以身隱不文爲謝矣

求度誓辭

奉道弟子左光斗謹焚香誓辭于聖極度師案下伏
念斗泥土陳人侏儒賤品旣無道可以匡豈致主又
無術可以媚世全生其在輦下之司曾以撩鬚觸諱
暨居堂上之座屢以投鼠招尤媼相不容叢神爲甚

至于彼其之子尤爲眼中之丁雖削秩還山君恩甚
厚而除根剪草璫怒方殷殆將以我爲李膺豈肯容
予爲范蠡似茲人道之患何暇陰陽之憂上有八旬
之雙親非予孰養下有五齡之弱子匪我誰成勇士
不忌喪元聖人原無死地所幸聖師乞靈上清護持
善類遂使下愚得草寶籙珍攝餘生從此山北山南
我自忘人于世外卽使舌鋒腹劍伊難弄我于術中
敢謂七尺之么麼足煩百靈之呵護自天有命惟帝
無私總之福善而禍淫豈其庇邪而醜正斗誓願自

今以後忠孝名節以立身正直忠厚以立國庶其仰承帝鑒因以上報師恩若其積惡滅身不義速斃是爲自作之孽豈曰神之有靈謹誓

頂禮聖極師誓狀

伏以生戶死戶迅速無常出機入機禍發必克故至人久視豈虛盜造化之陰陽上聖閣修正恐賊自家之性命斗年方五十鬢已雙殘蒲未秋而先零馬至崖而不返眼見婆娑世內心傷流浪海中有未孩而早亾或盛壯而溘死菌椿各自爲壽彭殤遞而相暱

大都因色以亾身何異未勾而押到豈無導師度引
無奈自弄機鋒雖神濁原非仙才蓋福輕正緣德薄
直至死而後已可憐化者何知于道眼既爲大愚于
世法亦爲不孝某父某年當八袞母周氏僅少四齡
親在而身未敢許人况身存而乃自行喪我死期將
至鬼域爲隣忠孝一身形影自吊伏蒙聖師憐予沉
苦慨發深慈既指以呼吸雙納之全又授以夫婦造
端之道蓋知人世大患惟我而我輩未免鍾情愚者
以此隕生大聖由此續命因津設筏對病投劑豈知

竅妙之玄觀不離男女之大欲練精練神惟練炁生
天生地總生身教外別傳得未曾有是以如癡如醉
若夢若狂懼無德以承當將何福以消受倘其知之
而罪業更重不如憤焉而懺悔猶輕顧都門之時曾
夢異人度我豈疇昔之夜飛鳴相過是師遇匪今生
緣應夙世又伏患之自惟生來有使氣之病兼待人
有熱心之愆苟或以太剛殺身抑或以道聽妄說負
心卽是負道欺師卽是欺天萬業咸隨百靈共照凡
雷霆水火盜賊鬼神皆足以碎我之頭粉我之骨攝

我之魄索我之魂何必付永劫于昆明聽杳冥于地
獄哉自今以往尊聞行知誰其盟之青天白日